

第一百五十六章 玻璃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葉府後園。葉完雙瞳微縮。一眨不眨地盯著那個青衣小廝。他沒有想到，被自己喊破了行藏後。對方居然有如此膽量。轉過身來正麵麵對自己。而不是在第一時間內選擇逾牆而出。

範閑平靜地轉過身來，眼眸裏有的隻有一片平靜。卻沒有一絲其餘的情緒，他看著麵前這個陌生的年輕將領。在第一時間內分辨出對方地身份，能夠不經通傳來到葉靈兒獨居小園，隻有葉家老少兩個男人，對方既然不是葉重。那自然便是這一年裏風生水起。得到了無數慶軍將士敬仰地葉完將軍。

放在一年前。或者更久以前，範閑與葉完，這兩位南慶最強悍地年輕人之間。或許會生出一些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地感覺，就像範閑當初和大皇子一樣。起始有怨。最後終究因為性情的緣故越走越近。

然而今天不可能了，如今地範閑是南慶地叛逆，十惡不赦的罪人。葉完卻是突兀崛起地將星，陛下私下最信任地年輕一代人物。最關鍵的是。範閑經歷了漫長的雪原旅程。似乎竟將這世間地一切看淡了。眸子有的隻是平靜與淡漠。

這種平靜與淡漠代表的是強大的信心。而在葉完看來。則是濃烈的不屑，他心中那絲隱藏數日地不忿不甘與憤怒頓時占據了他的全身。偏生這種憤怒卻沒有讓他的判斷出現絲毫偏差。隻是更加的冷靜。

“範閑在此!”葉完一聲暴喝。雖然他很希望與範閑進行一場公平的決戰。但他不會犯這種錯誤，對於南慶朝廷來說，範閑就像是一根怎麼也吞不下去地魚刺，能夠捉住此人，或者殺死此人，才是葉完最想做地事情。

陛下曾經說過，此人不死。聖心難安，葉完身為人臣。必須壓抑住自己地驕傲，所以當他一聲暴喝通知園外親兵之後，他第一時間內選擇了退後，用這種示弱的姿態。攔住了範閑地退路，不惜以這種比較屈辱的方式。也要爭取更多的時間。

隻要親兵一至，京都示警之聲大作，葉完不相信範閑還能逃走，範閑也很明白這一點，所以當葉完冷漠地開口時。他已經撲了過去。

範閑就像一道煙一般撲了過去，雖然輕柔，但輕柔地影子裏。卻夾雜著令人心寒的霸氣。撕裂了深秋地寒冷空氣。也撕裂了這片園子裏地天地寧靜。

撲麵而來地強悍霸道氣勢，令連退三步的葉完眼睛眯了起來，似乎感覺到麵目前的勁風，像冰刀一般刺骨。他地內心震驚。然而麵色依然平靜不變，不及拔刀。雙手在身前一錯，左拳右掌相交，在極短地時間，極其強悍地搭了一個手橋。封在了前方。

手橋一出。仿似鐵鏈橫江，一股肅殺而強大地氣息油然而生。生生攔在了範閑的那一拳之前，將那霸道的一拳直接襯的若江上飄來地浮木。去勢雖凶猛，卻根本生不出一絲可能擊碎鐵鏈地感覺。

範閑人在半空之中，眼睛卻也已經眯了起來。他精修葉家大劈棺數年。對於葉家地家傳功夫十分清楚。然而葉完今日連退三步，看似勢弱。不料手橋一搭，空中竟橫生生多了一堵厚牆出來。

這等渾厚而精妙地封手式。絕對不是大劈棺裏的內容，難道是葉流雲地散手?大宗師留下的絕藝。難道被這個年輕地將軍學會了?

範閑心頭微微一顫。手下卻沒有絲毫減慢，麵前這方手橋所散發地氣息太過強橫，他知道自己這霸道一拳，不見得能衝破對方的防禦，而流雲散手的厲害便在於實勢變幻無常，一旦對方手橋封住自己的這一橋。接下來變幻出的反擊手法，隻怕速度會壓過自己。

而且更關鍵地是，流雲散手的反擊，宛似天畔浮雲。誰也難以捉到真跡，範閑即便不懼。可若真被流雲散手封綿住了。一時間隻怕也無法退開，而葉完很明顯為了捉住或者殺死他，一定不會介意拖住他。然後與他人聯手合擊。

嗖地一聲。就像是變戲法一樣，一枝黑色地秀氣弩箭突然間從範閑地袖中射了出來。超逾了他拳頭地速度，篤地

一聲射到了葉完的手橋之上。

這一手很陰險，範閑一向就是個陰險地人。然而這篇的一聲顯得有問題，秀氣地喂毒弩箭就像是射進了木頭裏一般，隻在葉完那雙滿是老繭。卻依然潔白的雙手上留下了一個小紅點。便頹頹然地墮了下來。

葉流雲地散手修練到極致之後。可以挾住四顧劍暴戾無比的一劍。他地侄孫葉完很明顯沒有這種境界，但是麵對著範閑陰險射出地弩箭，卻顯得異常強悍。

黑光之後是一道亮光。嗤地一聲。範閑緊握著地拳頭忽然間散開了。一把黑色地匕首狠狠地紮了下去。

葉完依然麵色沉穩，一絲不動。一拳一掌相交的兩隻手，卻在這黑色地匕首之前變得柔軟起來，化成了天上地兩團雲，輕輕地貼附在了範閑地黑色匕首之旁。令範閑的萬千霸道勁氣，有若紮入了棉花泥沼之中，沒有驚起半點波浪。

他強任他強。範閑第一次遇見了葉家真正的明月大江，清風山崗，竟是無法寸進!

範閑地右腳重重地踩在二人間的石板地上，石板咄地一聲如蛛網般碎開!他麵色不變，右手食指卻是極巧妙地一勾，小手段疾出，黑色地匕首順著他的指尖畫了一道極為淒厲地亮弧。

此時二人已經近在咫尺，葉完無路可退。範閑必須破路而出。誰都已經在瞬息間將自己地修為提升到了最巔峰的境界。

那挾著淒厲勁道地黑色匕首一割。葉完的雙手忽然變成了兩株老樹，無葉地樹枝根根綻開，當當當與黑色地匕首迅疾碰觸數十下。但那些枯槁的手指上，竟沒有留下一絲傷痕!

在這電光火石間的一刻，範閑地唇角翹了起來。微微一笑。笑容裏隻有平靜與這平靜所代表的自信。以及這份自信所昭示地強大，指尖的黑色匕首連斬數十下，全部被擋回。他卻借勢將匕首收了回來，一直平靜垂在腰側的左手，緊握成拳，沒有賦予任何精妙的角度，也沒有挾雜任何一位大宗師所傳授地技巧，隻是狠狠地砸了過去。

轟地一聲悶響，範閑地左拳狠狠地砸在了葉完在剎那間重新布好的手橋之上!

兩位強大地年輕人之間。已經進展到武道修為根基地較量。範閑舍棄了一應外在地情緒與技巧，渾不講理，十分強硬地與葉完進行著體內真氣地搏擊。

拳與手掌毫無滯礙地碰觸在了一起。

葉完地麵色微微一黑，瞬息間變白，左腳踩在後方。雙手攔在身前。整個人地身體形成了一個漂亮至極的箭字身形。後腳如同一根死死釘在岩石裏地樁，兩隻手就像是一塊鐵板，攔住了撲麵而來地任何攻擊。

範閑地身體卻依然是那般的輕鬆隨意，就像他在憤怒之下。很沒有頭腦地打出了一拳。他的兩隻腳依然不丁不八。他地身體依然沒個正形兒。

一股強大地波動。從園中二人的身體處向外播散，呼的一聲秋風大作。不知震起了多少碎石與落葉。

範閑的眼睛亮了起來，盯著近在咫尺葉完那張微黑肅殺地臉，他似乎也沒有想到，葉完體內的真氣竟然強橫到了這種程度。居然連續封了自己地兩次暗手之後，還能抵擋住自己蓄勢已久地霸道一拳。

葉完體內如此雄渾堅實的真氣。究竟是怎樣練出來地?難道當年此人被流放在南詔地時候，竟是不息不眠地在錘煉自己地精神與意志?一念及此。範閑竟隱隱覺得有些佩服對方，然而園外已有腳步聲傳來，範閑不想再拖延時間了。

範閑微微驚愕，他卻不知道對麵地葉完心中地震驚更是難以言表，葉完知道自己地實力是多麼的強橫，但...麵對著範閑這看似隨意地一拳，他竟生出了手橋將被衝毀地不吉念頭。之所以生出這種念頭，純粹是因為葉完身處場內，更真切地感受到了，比傳說中更加強橫霸道的範閑地實力!

在這一刻，葉完終於明白小範大人這四個字的名聲終於是從哪裏來地。他也終於明白了。為什麼陛下吩咐自己，若一旦看見範閑便要后退三步。

若先前葉完不是后退三步，搶先搭好了手橋。不然以範閑的應機之變，實力之強，出手之狠。隻怕會在瞬息間。就連環三擊衝毀自己地心神，根本不給自己施展出流雲散手的機會!

自己真地不如他嗎?葉完地表情雖然依然沉穩平靜，但心裏卻是充滿了強烈地衝動，要與對方進行最後的拚殺!

範閑沒有給葉完這個機會，雖然不可能在一招之間殺死對方。但他決定給對方留下一個難以磨滅地印象，為這場注定要流傳到後世地二人初遇。留下一個對自己來說很圓滿的結果。

所以範閑地眼睛越來越亮。身上地衣衫在秋風中開始簌簌顫抖。一抹極其微淡。卻又源源不絕的天地元氣，順著秋風。順著衣衫上地空洞，順著他身上地每一寸肌膚。開始不停地灌入他的體內。

範閑雙眼一閉。遮住了眼中渾異常人地明亮光芒，悶哼一聲，左臂暴漲。去勢已盡地拳頭。在這一刻勁力全吐！

被沙石砌成的大壩，堵住了數千裏地浩蕩江水。然而江水越來越高，水勢越來越大，忽然間，天公不作美，大作雨，無數萬傾的雨水撒入了大江之中。瞬息間。將那座大壩衝出了一個潰口。

一座將垮的大殿。被無數根粗直的圓木頂在下方，勉強支撐著這座宮殿的存在。然而，大地卻開始震動起來。一股本來沒有。卻突然出現在世間地能量。撼動了大地。搖動了那些圓木地根基。讓圓木根根倒下，大殿失了支撐，轟然垮塌。

從一開始便以不變應萬變。以葉家流雲散手，以封手勢搭手橋，成功地封住了範閑連環三擊，葉完並沒有任何驕傲之情，哪怕他麵對的是強大的範閑，那是因為他自己最清楚。自己有多強大。然而此刻他忽然感覺，自己的兩隻手所搭地橋被衝毀了。自己身體這座大殿要垮塌了...

原來範閑的強大。還在傳說之上，還在自己的判斷之上！

一陣秋風拂過，那些被二人勁氣震地四處飄拂地枯葉，又開始飛舞起來。在飛舞的落葉中，範閑異常穩定地那一個拳頭，摧枯拉朽一般破開了葉家流雲散手裏地手橋一式，狠狠地擊打在了葉完地右胸之上！

秋風再起。落葉再飛。葉家地後園裏已經沒有了範閑的蹤影，隻剩下麵色蒼白的葉完，捂著自己地胸口。強行吞下了湧到唇邊的那口鮮血。

親兵衛們這個時候終於衝到了園內，然而他們沒有看到敵人的蹤跡。隻看到了一向戰無不勝地小葉將軍，竟似乎是敗了！

從葉完看到青衣小廝，再到這些親兵衝入園中，其實隻不過是十來秒鐘的時間。就在這十來秒內，日後影響南慶將來的兩位重要大人物。進行了他們人生的第一次相逢，並且分出了勝負。

葉完捂著胸口。強行平伏下體內快要沸騰的真氣，雙眸裏迅即回覆肅殺，寒聲說道：“通知宮中，範閑回來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親兵們終於知道被己等視若殺神的將軍是敗在了誰地手裏。眾人的臉上都露出了震驚的神情。

葉完緩緩地轉過身去。負著手眯著眼睛看著先前範閑躍出去地高牆心情異常複雜，那是一種憤怒與不甘交織的情緒。在先前一戰之中，他身為人臣。第一想法便是要留住對方。所以從一開始的時候便采的是守勢，氣勢便落在了下風。所以他心中不甘，如果換一個場景。或許會好很多吧？

範閑最後地那一拳。能夠輕鬆地突破了自己地手橋！雖然範閑霸道真氣衝破了流雲散手之後。也不可能再餘下太多的殺傷力。可是被對方擊敗擊傷。是一個無法否認地事實，尤其是那個拳頭裏最後湧出來地強大真氣，更是令葉完明白了一個事實，如今地自己。確實不是範閑地對手。

葉完從來不會低估自己地敵人，尤其是對於範閑這樣聲名遠播地人物。但他依然沒有想到，今日範閑所表現出來的實力，竟比傳說中，比軍方情報中。比自己的預判更為強大！

咳嗽聲響起，葉完用袖角抹去了唇邊地鮮血，雙眸冰冷，異常憤怒，他憤怒的原因便在於人生為何是這樣地不公？他自幼行於黃沙南蠻之間。修練之勤當世不作二人想，才有了如今九品上地超強實力，然而卻似乎不夠範閑看地！

這不可能！範閑並不比自己多活幾年，為什麼他能夠修行到如此地境界？天才？難道擁有天才。便能勝過自己的勤奮？

範閑不知道身後葉府中那位年輕將領地憤怒。就算他知道了，隻怕他也不會了解。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自己絕對不是武道修行的天才。隻不過自己地運氣不錯，而且自己比誰都要刻苦與勤奮。

說到底，他與葉完走的是同一條道路。隻不過範閑從生下來就開始修行霸道功訣。他從活著的第一天就開始在畏懼死亡。這等壓力。這等感觸，世間無人能比，所以才會造就了他如今古怪地境界。

擊敗了葉完，卻無法殺死對方。範閑地心裏沒有一絲驕傲得意地情緒，因為他如今強大實力為基礎地自信，已經

讓他超脫了某種範疇，今日一戰，最後單以實勢破之。看似簡單。卻是返璞歸真。極為美妙的選擇。

他低著頭。擺脫了京都裏漸漸起伏地**。沉默地回到了客棧，然後他看到了沉默的五竹叔，今天沒有在窗邊看風景。而是低著頭，似乎在思考什麼。

人類一思考。上帝就發笑。而五竹如果開始思考了，誰會發笑？範閑輕輕咳了兩聲。咳出了先前被葉完手橋反震而傷引出的血痰。看著五竹叔說道：“他知道我回來了。我今天晚上就要入宮。”

雖然明知道說這些話沒有太多意義。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範閑還是習慣向五竹叔交代自己做地一切事情，就像在雪廟之前那一日一夜地咳血談話一般。

五竹果然沒有絲毫反應。隻是低著頭。

範閑地頭也漸漸低了下來。

夜色漸漸深了。客棧地房間裏沒有點***。隻是一片黑暗。兩個人。

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的時候，客棧的房間已經變得空無一人，沒有點燃的蠟燭依舊保持著清秀的模樣，沒有流下粘稠地淚來提前祭奠馬上便要開始地複仇與結束。

剛過子夜不久。範閑便換上了一身太監的衣服。遁入了京都的夜色之中，在離開客棧之前。他最後深沉地看了五竹叔一眼。而沒有試著喚醒對方。邀請對方加入人類情感的衝突事件。

五竹似乎也沒有在意他地離去。隻是一個人等到了天亮，便在天光亮起地一瞬間。深秋冬初的京都，便飄下了雨來，冰冷地雨水啪啪啪擊打著透明地玻璃窗，在上麵綻成了一朵一朵的花。

是雨不是雪。卻反而顯得格外寒冷，冷雨一直沒有變大。隻是絲絲地下著。擊打在京都的民宅瓦背上。青石小巷中，小橋流水方，響著極富節奏，緩慢而優美地旋律。

京都所有沐浴在小小寒雨中地民宅。都有窗戶。自從內庫複興之後，國朝內的玻璃價格大跌，這些窗戶大部分都是用地玻璃做地。

所以，所有的冷雨落在人間。便會在玻璃上綻出大小不同地花來。

蒙著黑布的五竹。靜靜地坐在窗邊，看著玻璃窗上綻出來地雨花，不知道沉默了多久。忽然伸出一根手指。輕輕地點在了玻璃上，似乎是要碰觸窗外那朵美麗的花朵。卻有些無奈地被玻璃隔在了這方。

“這是玻璃。”五竹忽然打破了沉默，一個人望著窗外，毫無一絲情緒說道：“是我做的。”

五竹又坐了很久，然後他站起身來。沉默地看著窗外。似乎想起這時候已經是自己去逛街地時間。所以他轉身推門出房，走下了樓梯，走出了客棧之外，走到了冰冷地雨水之中。

他地身上布衣有很多髒點兒，那是昨天下午在一個巷口被京都頑童砸出來的痕跡，而整整一夜。範閑心情沉重。竟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。

沒有人會在雨中逛街，或許有情侶喜歡玩情調。撐著雨傘行走於雨中，但這個世界上應該也沒有這種。士子撐著傘在雨中狂嘯破詩，那是癡勁兒。蒙著黑布。一身布衣的五竹在雨中行走，卻不知引來了多少避雨地人們驚奇目光。

冰冷的雨打濕了五竹地布衣。也吞沒了那些有些髒地泥點。他一個人沉默而孤獨在雨中行走著。走過京都地大街小巷，任由雨水打濕了他永遠烏黑亮麗的頭髮，也打濕了那蒙著千萬年風霜的黑布。

雨水順著黑布的邊緣滴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